



# 南洋悲歌

王嘯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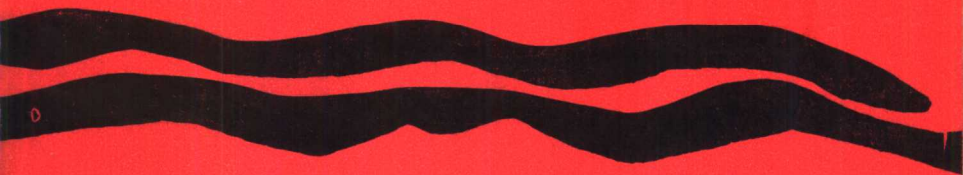


2 034 4019 7

# 南洋悲歌

王 啸 平

作家出版社



**南洋悲歌**

**王啸平 著**

---

**作家出版社出版**

**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**

**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**

---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1 插页：2 字数：210千

1986年7月北京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8,000册

---

**统一书号：10248·074 定价：1.95元**

—

这是个繁荣的商埠，也是个风景优美、四季如春的岛屿。红灯码头，丹丁码头，大大小小的船坞，一望无际的海上，远远近近，密密麻麻，美国，英国，法国，意大利，日本，……东西各国的国旗在船桅上飘扬，好象四方云集的英雄好汉，在这里摆开擂台，为开辟市场，争取利润，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斗。沿着环岛的海岸又分出层层密密的大街，沿街是高楼大厦，银行商行，酒楼旅馆……。街上奔驰着三四十年代最时髦的“奥斯汀”“福特”“道奇”……各种类型的汽车，卡车。虽然有轨电车早在几年前被排除了，认为它是过时了，但人力车还被当为合法的交通工具。海岸停泊着世界上最庞大，最先进的意大利等国的邮船，横贯全岛一条河流，缓缓地行驶着满载大米、白糖，各种货物的木板船，而中国卖苦力的工人，把每麻袋一百六七十

斤的大米，两袋叠在一起，压在肩上，从架在船舷上的跳板，有气无力地哼着“吭唷，吭唷……”，悠悠晃晃地背到岸上。这里气候常年在三十三度左右，没有温和的春天，没有凉爽的秋天，更没有严寒的冬天，被称为“热带”，气候的炎热，生活奔波的热潮，整个城市仿佛在汗水中翻滚。

然而，这是个海岛。当太阳开始向大地告别，四方八面的海风，便从暮霞里吹上岸来。顺着环海的公路，进入一片绿色如茵的草地，那是在市郊外。那里布满着凭借天时地利而长年不凋谢的奇花异卉。还有一望没有尽头的椰子树。周围只偶尔驶过小包车，没有轰轰隆隆的大卡车，因为这里没有工厂，也没有商场。远远地传来朦朦胧胧的海浪拍岸声，隐隐约约的吉他声伴着优美的歌声，这是诗一般梦一样的热带之夜。

突然，两辆车头高高，车斗又宽又长的大卡车，人身贴着人身的挤满着青年男女，雄壮的歌声伴着轰轰隆隆的发动机声，飞驰而过。

这个在一百多年之前，被西方资本主义的英雄所发现的岛屿，而为中国人用血汗开辟，建设成为繁荣商埠的海岛，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，也就是他们榨取利润、积累资本的聚宝盆。这里躲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，在当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乌云密布的时候，还象个东方的瑞士，闻不到一丝火药味。这里土生土长的大人小孩，男男女女，对于大炮步枪，流血牺牲，战争逃难等等景象，都只是从电影或画报上看到的。所以梦幻的诗人说：“这里是没有灾难的地带。”

然而现在仿佛战火燃烧到这里来了。

战争，流血，死亡……就在那两辆大卡车上展开。

两辆大卡车并排紧挨着，构成一个临时舞台。举着太阳旗的日本兵，举起刺刀向中国人的胸膛刺去，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回头就跑，于是一阵枪响，硝烟弥漫，倒在地上的中国人，胸口一滩鲜红的血，那是用红墨水染上的，那枪声也是他们用什么火药制造的，一切都非常逼真。

站在边幕后的一个女郎，身材颀长，皮肤白皙，一头乌云般的头发下面，是副很秀丽的脸容。她叫郑莉英，今天是首次参加这些青年人的活动。枪声一响，“哎呀”地叫了一声，脸色发了青，正当吓得有点站不稳时，一支手从身后扶住她的胳膊：“你怕吗？”

“不不！我又不是没见过，我连真枪实弹都见过呢。”她急忙装个笑容来掩盖内心的恐惧。

扶她手臂的那个青年小伙子，叫方浩瑞，上身穿着白衬衫，下穿派力士浅灰色西装裤，梳着当时流行的三分之二头，戴着书生气十足的银边眼镜。他迷惑地望着她，心里想这千金小姐在学校里是有名的老鼠胆，明明一声假枪已经吓得如此，嘴上还说见过真枪实弹。不过，他对她总是“逆来顺受”，不管她说什么，他都点头称是。

观众发出激怒的口号，万头攒动，举起的拳头象片森林，几千人群的激动的情绪，象巨浪一样把郑莉英的惊慌冲散了，情绪也跟着激奋起来，象有无数胳膊有力的支撑着她，给她力量，给她勇气，在轮到她独唱“松花江上”的时候，

她仿佛是在歌唱，又仿佛是在呼喊，在控诉。唱完之后，爆发起雷鸣似的掌声，她望着黑麻麻的观众，感到一种欣慰，一种高傲。

结束了演出，热带的海岸之夜，又恢复了它诗和梦一样的温馨。归途的大卡车，走得很缓慢，仿佛害怕惊扰了这片美丽的幽静。刚才那枪声，流血，死亡，那愤怒的口号，沸腾的人群，……在郑莉英脑子里，变成了很遥远，很朦胧，渐渐的一丝痕迹也不剩了，只有一片空白，她感到寂寞起来。寂寞，这是近年来在她心海中滋长，蔓延，浮动的一种情绪。忽然，一个洪亮而浑厚的声音淹过喧嚣的声浪，朗诵起普式庚的诗来，他是方浩瑞。他站在一只道具箱上，透过椰子树叶，散撒下来的影影绰绰的月色，照在他的脸上，象蒙着一层淡淡的雾。

爱情，希望和平静的光荣  
并没有长久地把我们骗慰欺诳；  
就是青春的欢乐，  
也已经象梦，象朝霞一样消亡；  
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，  
在宿命力量的重压之下  
我们正带着焦急的心情  
倾听祖国的召唤。

他的视线掠过车上所有的伙伴，但那眼梢的秋波老瞟着站在角落里的郑莉英，没有人感到那眼波，只有她一个人。诗象汹涌的浪头，冲击着她的心灵，寂寞仿佛被冲淡，

又仿佛更加浓。她望都不望他一眼，黑幽幽的眼眸，只低望着地上，她的沉默，使他把那高昂的诗句，竟念得很悲戚。

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。

现在我们正直的心还没有死亡，

我的朋友，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

美丽的激情，都献给我们的祖邦。

方浩瑞朗诵到最后一句，正视了一眼三十多个伙伴唯一没有望着他的郑莉英，她还那样无动于衷，只抬头凝望天空，他颓然地在道具箱上坐下来，双手掩着脸，一个声音惊奇地叫了起来：

“方浩瑞，你怎么伤心起来了。”

## 二

方浩瑞和郑莉英，都是十九岁，四年前他们同在一所小学念书。同是全校瞩目的高材生，每次学期考试，他是第一名，她便是第二名，她如第一名，他便是第二名，仿佛在互谦互让，又仿佛是在轮流包办。他们爱在一起长谈，作功课，参加课外种种活动，有时也两小无猜的打打闹闹。

十三四岁的郑莉英，背后梳着一根又长又粗、乌亮亮的辫子，辫梢一朵粉红色绸蝴蝶结，在这十里洋场里，样样都讲究“洋”和“新”，流行着游泳式，油条式……种种时髦发型，同学中也大都是剪短发。她这有点“古色古香”的长辫，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古典美，这少女什么事都想“独树一帜”，梳这长辫也是根据这种心理的。但它却成为同学们打

打闹闹的玩物，方浩瑞也常常伸手去揪揪它，当然是轻轻地，她便扭一下头，把辫子撩到胸前来，似恼非恼地笑一笑。

三四年后的今天，家境贫困的方浩瑞，在上了一年中学之后，辍学了，为谋生计，也为找出路，上帝做了一个恶作剧的安排，经过亲友的介绍，到了郑莉英父亲开办的汽车用品商行当了雇员。两个老同学，一个变成了被雇佣者，一个变成了他老板的千金小姐，过去那种和她一起交谈，一起逛马路，一起打打闹闹的权利被剥夺了。这是三间门面打成一片的大商行，楼下是交易处，摆满世界各国名牌汽车的机器机件，二楼是仓库，三楼是老板住家。老板在海边还有套别墅，那是度周末才去的。平时为了管理商行和生活的方便，他常住在这三楼。太太小姐们经过楼下店门时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珠光宝气，有如天仙下凡，满身油污的雇员们，是“目不斜视”的，方浩瑞哪还能去揪揪郑莉英的辫子，除非他发了疯。她有时看见这位老同学在招徕生意，或者满头大汗地把出售的汽车机件抬到三轮货车上(类似今天的黄包车)，她只能低着头，装着没看见，有时眼光偶然相逢，也只含蓄地点点头。说实话，她并没有把他当作下人，甚至很想和他打个招呼，但是旁边都有其他雇员，尤其是脸色板板的父亲，威严地巡视着店里的一切，她只能忍痛把他当为路人了。

自从郑莉英参加那个救亡演出队之后，他们又相逢在另外一个关系不同的世界里，如果这里是苦海，那两辆大卡车便是“方舟”，它把他们从这个使正常的男女同学的感

情，受到压制，折磨而变形了的“苦海”中，送到另外一个平等、自由的广阔天地。在那里，他们可以自由交谈，一起歌唱，互相传情，可以共同对受着苦难的祖国，抒发他们的悲愤和祝福。

隔天，方浩瑞又回到这“苦海”中来。他违反了晚上九时打烊前不能离店，没有特别的原因都不能在外住宿的店规。他昨晚上因演出之后，时间已过午夜，便回家住宿了。雇员们对这位他们之中唯一戴眼镜的同事，态度都是不十分友好的。在他们想来，吃人家的粮，就必受人家的管，遵守店规是天经地义。唯唯诺诺，拼命苦干，才能守住饭碗，才能提升加薪，如果再省吃俭用，积累点本钱，自己开个小店，小店变大店，老天爷保佑，将来自己也当上老板，也并非完全不可能。可是你这方浩瑞，祖宗又没给你留下万贯家财，何必如此不守本分呢。清早方浩瑞一上班，大伙儿都用种蔑视的眼光瞟着他，使他心头感到很不是味儿，特别是老板那板板的眼色，更叫他浑身不舒服。

这商行的全名叫“万福兴汽车机件用品商行”。老板的全名就叫郑万兴。五十岁刚冒头，保养得很好的脸色红润润的，红润得几乎象冒着油渍，闪着红光。但长得并不胖，中等身材，表情很威严，只在顾客驾到的时候，才露出从嘴巴咧开到耳根的笑容。他一言不发地，直勾勾地瞪着这唯一戴眼镜的手下人。方浩瑞上他门下吃粮，是通过亲友推荐的，说这小伙子人很老实，很正派，不嫖不赌不会贪污，中文很好，英文也还过得去，看看外文的汽车用品资

料还应付得来。而且身体强壮，扛、抬、踩三轮货车运货也行，可说是文武全才。以上的优点和特长，确是实打实，没话说的。可是最近为什么变了样，店门没打烊就往外跑。去赌，去嫖，去偷，都不象。后来一打听，说是去参加什么业余救亡演出队。国是要救的，我也是个中国人嘛。不过你是个店员，我花钱雇佣你，为的叫你替我干事，并非雇佣你来“救国”。他便对方浩瑞冷冷地说：“你这样不守店规，实在太不守本分了。”

方浩瑞哪敢回嘴，只轻声地说了声：“是。”

郑老板平日对手下人，言语并不多，只终日摆出一副难看的脸色，紧闭着嘴唇，眼光冷冷的，太阳穴的青筋老是一抖一抖的，仿佛对大家干的事，样样都不如他的意，他眼光向你一瞪，冷飕飕的，很有股威慑的力量。今天，方浩瑞一进门他就瞪了一眼，还斥责他“不守本分”。这四个字的分量很不轻，它意味着饭碗打破，卷铺盖滚蛋。方浩瑞想父母在家里正等着他的薪水买米付房租，他自己也得吃饭，如果饿死一家三口人，哪怕换来一个“爱国”的好名声，那又有何功呢。在战场为国捐躯是烈士，我在这儿饿死算个什么名堂。他在店里的众雇员之间，除了中英文都冒尖之外，还有个众所未有的本事：美术绘画。他能在商行临街的大排玻璃窗里，把各种商品布置得琳琅满目，光彩照人，把过路的顾客纷纷吸引过来。所以他今天特别把那排玻璃窗擦得亮堂堂的，然后把英国、美国……各种新产品，把它们各种形态、各种颜色，构成很有“艺术”风

格的线条、层次、图案，使商行的门面焕然一新。他把一副副国新出产的汽车后座的弹簧，摆在一块火黄色的丝绒布上，又把一幅画着绅士淑女驾着汽车的广告贴在玻璃窗的一端，再从左上端安置一盏一百支光的灯泡，就象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，斜照在它上面，创造了一幅独树一帜的广告画面，依照出售的价钱，用美术字写了“四十元”的标价。他偷偷窥视郑老板的脸色，看看他对这“立功赎罪”的行动，是否能得到他一点欢心。但是，郑老板的脸色依然威严如故，毫无笑影。其实，方浩瑞也想得太天真，他即使对雇员有什么满意，也从不露出笑容，因为他认为这样就会失去他老板的身份，降低了他那种威慑雇员的力量。商场如战场，雇员如士兵，他老板就是在后面督战的长官。只要他在场，绝不会叫你双手歇一歇，脑子松一松。方浩瑞的“杰作”并没有得到老板的欣赏。不过“文章是自己的高”，他对自己颇费一番心血的广告艺术品，倒是自我陶醉不已的，正想借只照像机拍张照，想不到老板忽然怒气冲冲奔过来，他打开玻璃窗，拿出那副后座弹簧，登登登地走进店里去，众店员都不禁一愣，方浩瑞更是惊慌失措，不知道又闯了什么祸。只见他又从店里头拿出一副形状相同的后座弹簧，往玻璃窗里的丝绒布上一摆，满脸怒容，额上汗渍渍地说：

“照你这样做生意，我这万福兴商行早破产关门了。”

如往常一样，老板不说话则已，只要他一开口，大家就得“洗耳恭听”，象士兵在听长官训话，店里立刻笼罩着

沉重、严肃的气氛，特别今天那股怒气冲冲的神态，更使大家不寒而栗。

“做生意是门大学问，不用脑筋，没有心计，你休想赚什么钱，象你这样胡干一通，别说赚钱，把本钱都要蚀光了。你们想想看……”

郑老板说“你们”时，把眼光巡视众人，他要利用这机会给大家上一次课呢。“这种美国三六年出品的新产品，全市只有本行购到了三件。”

哦！原来他在全市摸透了这情报，这真比众人都高明，谁能不佩服。

“我估计一星期之后，价钱必定高两倍，因为市上缺货嘛。你给标价四十元，怎能做这样的笨买卖！”

方浩瑞明明是查过资料才标出价钱的，但没估计到全市的商品情报，人家到底是发财的材料，他骂我笨，我是口服心服的。不过，老板把玻璃窗里的抬走，又把另外一副抬进来，标价还是四十元，又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！他想再问个究竟，看老板余怒未息的样子，也没开口的胆量，他回头端详了一下那新抬进去的弹簧，慢慢的悟出了其中的玄妙。原来这一副是上礼拜从旧货店买来的Second hand<sup>①</sup>。雇员们把这件生锈了的机件，用沙纸磨擦干净，又喷上了漆，再叫方浩瑞用油漆写上Made in U.S.A.旧的变成了新的，买来是八块钱，如今一出手就是四十元，净赚三十二元，如此高明的一手，方浩瑞怎样动脑筋也动不出来的。

① 英语，意为旧的、用过的。

然而，这位商场上的“常胜将军”，今天也仿佛打错了算盘。

尽管顾客们都被玻璃窗的商品吸引住了，三三两两，几乎川流不息，但也只轻声叹息，或者只恋恋不舍，或者说声：“货倒是名牌，价钱未免太贵”等等，始终没人问津。当天没有脱手。方浩瑞倒有点幸灾乐祸，卖不出的好，看你还训人，你姓郑的精明，人家也不是傻瓜，这种冒牌货能卖这么大价钱，做你的发财梦吧！店门一打烊，郑老板对他说：

“你再写副标价。”

方浩瑞以为要降低价钱了。想不到老板竟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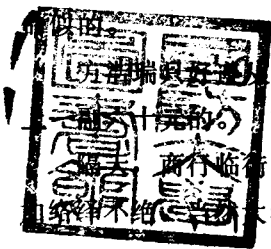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标上六十元。”

“什么?!”方浩瑞以为耳朵听错了，再问了一句：“标多少?”

“六十元!”回答得斩钉截铁。

方浩瑞真想再问个清楚，可他早不耐烦了：“你还发什么呆！给我标上六十元！”

郑老板如果平时叫手下人干事，象战场指挥官一样威严，这次倒有点象大赌徒，他把手掌往桌上一拍，好象押上一笔大赌注，脸上汗涔涔，牙关咬得紧紧的，在跟谁拼



方浩瑞只好遵令，收回那副四十元的标价，另换一副六十元的。商行临街的玻璃广告窗前，来观瞻的顾客，更络绎不绝，大都是有汽车的绅士淑女，少爷小姐，

老爷太太等等，可是，仍然都是轻声叹息，或嘀嘀咕咕的议论，或只恋恋不舍，仍然没人问津。

郑老板沉默不语，只在店里踱步了三圈，沉思了一会儿，他动脑筋的时候，太阳穴的青筋总是一抖一抖的，抖得几乎把脑壳都快歪到一边去。方浩瑞想这次你总该认输了吧，但是，老板沉思了一番，口角抖出一个冷嘲的笑影，鼻孔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，然后坐到他办公桌后的大交椅上，摆出一副“稳坐钓鱼台”的架势。打打算盘，翻翻帐本。平时生意不如意的时候，他怒气总发泄到雇员身上。今天接连两天碰壁，心上一定非常不好受，所以大家都正襟危坐，连吃饭也觉得没有味儿，战战兢兢，提心吊胆。只有方浩瑞心上倒满开心的，你用冒牌货充名牌，黑心肠，没良心，叫你吃点苦头，老天有眼。别人吃饭没有味儿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这是他受了委屈的一种报复心理。他还没放下饭碗，老板站了起来对他说：“你再换新标价。”

“标多少？”

“七十元。”

围着大圆桌低头吃饭的众雇员，都象腿上扎了一针，一齐抬起头来，个个迷惑不解，方浩瑞的筷子只伸出去夹一块油豆腐，一听到这声将令，筷梢僵在菜碗上，举不动了。他也不多问，反正老板今天这笔钱没捞到手，气得发了疯，脑筋动得颠三倒四了，你叫我标多少我就给你标多少吧！

第三天，店门刚开市，一辆崭新的福特牌小轿车开到店门口，跳下来一位贵客，是阿拉伯人，西装革履，戴

一副玛瑙边眼镜，头戴红色圆毡帽，帽顶上有一撮黑丝穗，他一看玻璃窗里那副后座弹簧的标价是七十元，便急急忙忙走进店里，从皮夹里掏出七张十块钞票，也不讨价还价，如获至宝地把那件冒牌货抬走了。

方浩瑞犹如坠入五里雾中，眼花缭乱，晕头转向，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当前正处在不景气的萧条市面上，百货店、绸布店、食品店……在店门口摆上军乐队、留声机，大吹大擂。从高高楼房悬挂着几里之外都看得清楚的长标语，什么“空前大减价”，什么“不惜血本，减价七折”，什么“买一送一”，郑老板倒是低价卖不出，抬高价钱反而登门抢购了，这有什么高招，谁能想得透。

“我早一眼看准了这位阿拉伯老兄，果不其然，他上我的钩了！”郑福兴把钞票入柜，送走了顾客，收敛了笑容，用毛巾擦擦额上的汗珠，便向众雇员传授他的“生意经”。“我第一天看见他在玻璃窗外，直瞪着那后座弹簧，看了半天，没下决心买，走了。身子踏进汽车，又回头望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走了。我看出他想买又嫌价钱太贵，想上别处看看。第二天，他又来了。我猜出来了，一定在别处买不到这种型号。他回来一看，不妙，隔一天就涨了二十元，他很懊悔，很着急。叹了几口气，但是，仍然不甘心，咬咬牙又走了。我看出他的心情，这货品别处难找，可他又急着用，等待不得，非买不可，再不赶快买，价钱还要涨，我下个决心，再奉陪一天，果不出我所料，第三天匆匆而来，一看又涨了十元，可见这是市面上的稀货，明后天还

要涨，所以，哈哈……”

很难得听到郑老板这样爽朗的笑声，店里呈现了很罕见的欢欣气氛。可是这种气氛只象闪电掠了一下子，郑老板又板起威严脸色，给手下人继续讲他的做生意的学问：“所以，我们不但要摸透全市的行情，而且还要摸透顾客的心思。目前市面景色不好，不采用灵活的经营手段，别说赚钱，弄不好商行只好关门，我破产你们也没得饭吃。所以我常说，店里生意做得好，对你们都有好处，我是不忍心看大家失业挨饿的。”他这谈锋一转，把自己的老板地位也变了，变成了大家的“恩主”。“所以嘛！我们要和衷共济，同心协力，我们都是自己人嘛！”

众雇员都肃立恭听，点头称是。这“恩主”又瞪了方浩瑞一眼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感情激动了起来，拿起报纸，指着日寇逼近南京的消息说：“你们看，东洋鬼子快占领我们的国都了。国都是一国之首，犹如一个人的头，头断了人不能活，国也就亡了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的祖坟都埋在唐山，我们都要救国，救国救国，靠什么去救，靠一双空手？”他伸出两只手掌，展开十个指头，双手又拍拍腰间，摸摸口袋：“两手空空，口袋里空空，腰包里空空，没有钱钞能救什么国？唱唱歌，演演戏，喊喊口号，拍拍掌，日本鬼子就给你们吓跑了，笑话！打鬼子要靠枪炮，要靠子弹，要买飞机战车，这些武器从哪来，天上掉下来？不！要用钱钞去买！不赚钱能救什么国？！”他越谈越激奋，红润润的汗脸上，太阳穴的青筋抖动得更急促。“因此，赚钱之道